

□散 文

慢品人间烟火

任 静

闲时与你立黄昏，灶前笑问粥可温。就是因为这句话，迷恋上了《浮生六记》，没有波澜壮阔，豪情万丈，我爱的只是芸娘与三白氤氲在字里行间的人间烟火气。

有时，我们会突然特别怀念一段感情，一个人，只是怀念他给予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烟火气息。在夜阑人静，在面对一桌美味佳肴，在为一枝萱草花徐徐浇灌清水时……其实，并非只为最初的心动和燃烧的热情，搅动我们情怀的，往往就是隽永的人间烟火，那曾抚慰过孤寂天涯，失落灵魂的人间值得。

初相识，我们尤喜欢闲话家常，比如我会细叙一道家乡小菜的细致做法。而温婉细腻如她，也会拍来亲手做的饭菜，一个细白瓷碗，镶着精致的金边，长长的面条，其上静卧两只荷包蛋，周围是红叶绿杆苋菜氤氲的汤汁，漂着几星母亲遥寄来的小磨香油，隔着屏，犹闻其香。那种茶余饭后的闲话，便绵密着红泥小火炉的把酒言欢，街巷市井的茶米油盐，平淡绵长，充满生活的气息。

初见时，吃过他做的一餐煮面条。那天冰箱里仅剩一只鸡蛋，那只鸡蛋，便被绿梗红叶的苋菜烘托月簇拥着安卧于我的碗里。我静静地吃着碗里的荷包蛋，恍惚品味出一蔬一饭里的天长地久。菜蔬滋味长，临走时，他带我去观看院落一角的菜园子，豆角、黄瓜和各色时令蔬菜蔬菜一派碧绿春色。以后，

无数个日子，只要想到初见，菜园里满架如翠玉般的绿影便轻盈地洒满一地。饮食男女，四季三餐。每一道菜肴，每一种食物，都包裹着一颗真心。诗词中，有红颜佳人，参禅论道，尤爱人间烟火。“吹火煮鱼倾浊酒，半程斜日照黄昏。”宋人的渔村落照也曾照亮今人。而一句“野饭菜羹皆适口，一真滋味静中长。”又可品出明人避世隐居的人生况味。人间有味是清欢，苏子深知其味，滴贬荒蛮边地，不管有无红颜知己朝夕相伴，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，把日子过成诗酒人生，生活韵味就在简单温暖的粥一饭中。

生逢盛世，我偶尔也会顿生一念，慨叹人生忽如寄，千万莫辜负美食、爱与这片皎洁月光。

看一部《四重奏》，里面一句台词瞬间打动了：哭着一起吃过饭的人，是能走下去的。猝不及防，我的眼泪掉了下来，在寂静的深夜，怦然有声；哭着一起吃过饭的人，也是会分开的。能够一起购买食材，动手做饭，再坐在一起慢慢享用美食的人，应该是亲密无间的。但谁又能奈何得了世事无常？剧情表现的含蓄克制，将戏剧化冲突不动声色隐藏于日常生活中，以最大的耐心铺陈出朴素的底色。的确，日常中蕴含神性，浮世里的爱深深蕴藉在日常生活的一粥一饭里，不论色香味，犹如氧气般供我们呼吸，怀恋。往往，隔绝才让怀恋变得刻骨铭心。

食物，可能是获得幸福感觉最快捷的一种方式，但常常令我们念念不忘的，并不是食物本身，而是隐于烟火背后的一段往事；他曾陪我喝过一次粥。雅致的餐厅，四座寂静，唯有动听的音乐轻烟般环绕。四样小粥簇拥着一盘金黄小饼摆放在桌上，有一种温暖的烟火气渐渐浮上来，是一粥一饭与一人相守的喜欢。恍惚间，我是温婉可人的芸娘，而长身玉立的三白，在耳边轻吟“谁人问我粥可温，谁人与我立黄昏？”

关于烟火气，还有一幅温暖的画面一直烙在记忆深处。他在厨房炖一锅排骨，锅里飘升袅袅蒸气，锅底有淡蓝色火苗轻轻摇曳，灶间各种调料，氤氲一团令人沉醉的氛围。望着他专注做菜的身影，我的感动盈于眉睫。

时间像水流动，稀释了诸般不如意的滋味，爱过的人，流连在舌尖上的百味，像蝶翅轻盈扇动，令人动容。

人间烟火，岁月静好，可治愈荒凉与落寞。汪曾祺说家人团坐，灯火可亲。三毛向往灯下有个桌子，桌子旁有人在等待回去吃夜饭。而尤今理想的烟火气，必定有一只啤酒鸭，有饮食男女难以自拔的痴缠迷恋。吃啤酒鸭时，满屋弥漫着淡淡的酒香，纠缠着一种看昙花的缱绻与痛惜。

来人间一趟，不必非看古道夕阳，但一定要与心爱的人执手走过大街小巷。月下，是一条美食街，熙熙攘攘的人

群川流不息，我们用手机拍下伏在屋脊上的一轮圆月，那一刻，孤灯清月也是极向往人间烟火的。然后，牵手漫步市井，望着闪烁霓虹灯的美食招牌，不必大快朵颐，美食诱人的色香味，仿佛顺着热腾腾的气浪弥漫了夜色，裹面而来，眼前迷离的世界，聚拢来是烟火，推开来温柔了人间。

重情意的人，爱忆旧，突然会怀念从前某个动人的瞬间。幻想一把青菜一条鱼，一鼎一镬里的朝朝暮暮，一蔬一饭里的山高水长，然后心甘情愿做一回人世间的匹夫匹妇。小小厨房，盈满温馨时光，一碗米，一瓢水，几块排骨，耐心炖煮，铁锅里汩汩吟唱欢快的生活变奏曲。慢品人间烟火色，闲观百事岁月长。红尘世俗里的幸福，不过就是一碗人间烟火。

《红楼梦》中有大段日常描写，在琐碎的凡间烟火背后，是数不尽的江河日月烟波浩荡，苏轼在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”中尽享清欢。三白却道：“君画我绣，以为诗酒之需。布衣菜饭，可乐终身。不必作远游计。”相知三年，恍然若梦，曾共有的悲喜，都隐入烟火里。于是，醉心阅读的我们在袅袅炊烟里，轻而易举觅得了人生乐趣。

闲暇时，常喜欢将那个月夜拍的月光图拿出来把玩。倾城月光，不似似水流年，尘世烟火。而他，就是悄然落在我心上的人间烟火。

□组 诗

月光下的白玉兰

吕敏航

对 视

专注一望，心不在焉的状态
像田野蔫了的庄稼
风一吹，垂下头颅
我多想，在对视的瞬间遇到一束火

花

热烈而充满激情，至少是坦然
温暖的视线里蕴藏蓝天和海洋
现在唯有不安，像荡起微澜的泉水
倒影山峰和树木
摆动的时候，掀起的长发
凌乱而不知所措
我内心的冰水开始高涨
堵住血脉，胸口
直至窒息，山顶独飞的苍鹰
在一阵凝滞之后
再次伸展开翅膀
向着高空更远处飞去

月光下的白玉兰

月光下，一束白色的光
穿越黑夜，在沙沙作响的树叶间
冒出来，像小仙女初现人间
银光乍现，然后一束又一束
展开粉嫩的嘴巴
吐气如兰，我们是匆匆过客
道旁
一株株玉兰树就这样恣意长着
我们抬头仰望，对视的时候

一些花香钻进鼻孔
打喷嚏的时候
一朵花飘落
像缘分
一个满怀，天空下起雨
在外的入想起故乡的树
已经开满花
走上回家的路

素 描

素净的白绢，一支笔描绘彼此
经过山梁的你，是风中
一抹彩虹，阳光倾泻下来，庄园正

好

鸡鸭鹅嘎嘎叫，犁铧铿锵
清水出芙蓉，一朵朵出水莲
农村狭小，假山与池沼之间
隐秘的家园，几株莲在争宠
山路蜿蜒，毛驴扬蹄溅尘
这一点最为渺远
像眼睛，带动了画卷
灵气缭绕的村庄，在笔下复活
一幅画开口说话，村庄变迁
和村头的老槐树，枯井里堆积的岁月
一一描画，清静无为
回头的瞬间，谁家烟里冒出的柴禾味道
迷失了双眼，一片迷蒙

□散 文

榆 钱

宋欣杰

历经一冬的雪藏与酝酿，到了春天，各种春菜也迸发出鲜香。在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榆钱。

春三月，榆钱开始粉墨登场。一嘟噜一串串，挂在高高的枝头，在春风里舞动着身姿。“榆荚争春春暗归，绿阴满径染苍衣。嫩烟酥雨年年事，莫趁东风作雪飞。”初读时还不解诗人何为把榆钱称作榆荚，一细想榆钱的形状，还真是用榆荚合适。榆钱，大概说的是榆钱串儿，像古时的钱串儿罢了。

我家老房前也有一棵榆树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当榆钱开时，我们总喜欢偷偷地爬上榆树，去采摘榆钱。经受不住榆钱的诱惑，我们边采边朝嘴里塞着榆钱，张口一咬，满嘴的清香，常常嚼得嘴角儿挂着绿津也不肯停下。如果被大人发现，往往免不了挨上几巴掌，他们是不允许我们爬上高高的榆树去采摘榆钱的。乡下的孩子野惯了，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摸鱼虾，哪晓得危险和父母的担心。但大人也不会放过这大自然的馈赠，父亲常常找来一根长棍，一头绑上镰刀，将榆树上细小的枝条削下来采摘榆钱。榆钱太多，我家也吃不完，母亲常吩咐我们给东邻西舍送些，让他们也尝尝鲜，榆钱、槐花、青菜也成了外交大使，维系着乡亲们之间最朴素的情感。

母亲把榆钱用清水淘净，控干水，拿面拌了，放笼屉里一蒸，蒸熟后放在盆里晾凉，用砸好的蒜汁一拌，再淋上几滴香油，吃一口，真的唇齿留香。不过我常常等不及，只要蒸榆钱一出锅，我都会先吃为快。有时候，母亲也会把榆钱儿做成菜窝窝，蘸着蒜汁或佐以酱豆，清香与香辣交融，不失为又一道美味。

“奈春光渐老，万金难买，榆钱空费。”榆钱虽好吃，但是花期太短，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，这榆钱就老了。风吹来，一串串榆钱纷纷飘扬，零落碾作尘。

榆树长得很慢，而且还容易招惹虫子。终于有一年春天，这棵老榆树再也长不出新枝，吐出榆钱。清明过后，父亲说：“刨掉吧。”老榆树没有了，代替它位置的是一棵杨树。这些年来，榆树、槐树在村子里是越来越少，连生物成了村庄树木的代表。

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榆树了。有时在饭店看见蒸榆钱这道菜，我总会想起我家门前的那棵榆树，只是这蒸榆钱儿再也吃不到儿时的那种味道了。其实，无论哪种饭菜一旦与母爱沾边，味蕾唤醒的都是最深刻的记忆，直抵内心的，改变不了。



春的素描 程国强 摄



黄山风光 顾评 摄

□散 文

春 暄 心 宜 静

何愿斌

在三月里起跑的那些花儿，几乎一天一个样。玉兰先开只是三两朵，转眼就一树莹白，像落满发光的蝴蝶，把整座山峦都映得亮堂堂。红叶李会变魔法，从黑黝黝的枝头抖弄出一身银粉，薄薄淡淡，似冷流雪的模样。去看凋零的红梅花瓣时，却见钟花樱桃星星串串爆出火花来。惊蛰时令，气温飙升到25摄氏度，真希望下一场雨，把温度降下去，让花儿开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
短短一周，返程的国道两旁，油菜花已经盛开七八成，稳稳地占据了田园主角，故乡的油菜花节正在筹办。河流对岸的江南，杏花节已经隆重开幕，伴随着高跷、滩戏、黄梅戏等民间非遗表演，热闹非凡。可是这些我都来不及前往观看。

双休日回乡，我迫不及待地怂恿双亲一起去看山里的早樱，樱花如雪，错过就是一年。可是母亲淡淡地笑着说：“你看看我现在走得开吗？”我伸头探视她手指的方向，一群鸡雏正在出壳，黑的黄的粉团簇拥一起，叽叽喳喳，举目张望。新生的鸡雏要分拣、喂食、补

水，这节骨眼上，她一刻也不能离开。父亲正在菜园里掐菜，前一阵子，白菜不行销，父亲就养了一园子菜薹，如今菜薹高挑，争相开花，再不卖就老了。鲜嫩的菜薹价格不菲，要卖三元多钱一斤，父亲乐呵呵地让我查看他的微信账单，一天能有四五十元的进账。看到父亲开心，我心里暖暖的，像儿时兜兜里揣满了奶糖。

池塘边，喜鹊在岗上下来饮水，枇杷树挂果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我坐在村庄的老井边，一颗花朵一样飘浮的心变得平静，像广玉兰的影子落在地上，恬静如一捧雪。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春色喧妍的美好三月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可是，在人人心中，其实也有一株绿树，它需要我们打理，开花，结果，把握现在，伸向未来。和大千世界的繁花相比，我们的内心更像蓓蕾，渴望呵护。我们需要时时给心中的花树浇水，整枝，静待花开，默默期待。一日看尽长安花，何如守护花一朵？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我像花树一样挺立，迎接春风贵客的到来。

□散 文

春 的 念 想

田丽娜

春天是生发的季节，万物欣欣向荣，人也也不例外。

古人真的智慧。从《黄帝内经》到东汉张仲景的《金匮要略》和《伤寒论》，从神农氏遍尝百草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到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一代又一代医者圣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养生方法，传播了药食同源的奥妙，得以让我们能在四季循环中顺应自然，与天地同气同息。

“春”字是这样写的：“三”是个“乾卦”，为天，代表阳气，“天之阳”来了；下面是一个“日”，代表“地之阳”也上来了；人就在两个“阳”中间，是为“春”。因而此时人就要万物一样做相应的助阳的调配。无论饮食还是住行。逆春气则少阳不生或少生，于身心不利。在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篇》里，就有“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。”意思是春夏养好阳气，以利少阳之气的生，太阳之气的长；秋冬养阴，以利太阳之气的收，少阴之气的藏（清代医学家高世栻注解）。

春天少阳生时，能促进身体阳气生发的首推韭菜。《本草纲目·(菜)部》第一个就是韭——韭释名：草钟乳、起阳草。能称为起阳草，它的效用非同寻常。它散瘀行滞，安五脏，补肾益胃。所以民间有谚语：一月葱，二月韭。此时的韭菜鲜嫩水润，不管韭菜炒鸡蛋还是韭菜炒河虾，都是餐桌上养眼又护肝的美食。曹雪芹的“一畦春韭绿，十里稻花香”，更是衍生出了“稻花香”香米。

雨水节气后，不经意间抬头，路两旁的柳树不知何时柳叶如烟，薄薄的鹅黄绿轻盈似梦却又触手可摸；不经意间看到田野的荠荠菜、灰灰菜疯一样地生长。俗话说：“阳春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”，足以说明荠菜的营养价值。它可是高钙高钾食物，同时平肝明目，还能助消化、降血压等。所以说古人有生存大智慧，就是他们知道在吃荠荠菜时一定要先用水焯，和菠菜一样，它里面含有大量草酸，不但影响口感还容易形成结石。想想在没有条件充分了解食物

成分的年代，我们的先人就选用这样的烹调方式，代代相传。

唐朝高力士《感巫州荠菜》云：“两京作斤卖，五溪无人采。夷夏虽有殊，气味都不改。”虽然诗味差了很多，但也让我们了解了荠菜无论在北方还是华夏腹地，它的气味都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。高力士虽然没有多好的名声，但是在兴庆宫为李白脱靴子，和这首算打油诗的荠荠菜，倒也为他加了些印象分。另外就要数南宋时期许应龙的《荠菜》诗：“拨雪挑来叶转青，自翻自煮作杯羹。宝阶香阁何曾识，偏向寒门满地生。”是的，田野路边随处可见的荠菜是普通人家餐桌常菜，更是贫寒百姓冬春青黄不接之际的果腹之物。正如辛弃疾《鹧鸪天·春日平原荠菜花》云：“春入平原荠菜花。新耕雨后落群鸦。多情白发春无奈，晚日青帘酒易赊。闲意态，细生涯，牛栏西畔有桑麻……”细品诗里描述，都和农桑有关。

如今，荠菜饺子或馄饨，是北方春天被万

分青味的舌尖美味。无论贫或富，吃点新鲜野菜和粗粮已经是现代人美食的首选。不久后的清明前，香椿芽便会悄悄冒出，暗红色叶子，绿色齿边，一股自然清新的浓郁芳香扑鼻而来。香椿利尿解毒，止痢疾杀虫是它的拿手好戏。“常食香椿芽不染病”，只是香椿是发物，过敏体质的人不能享用。

朋友翻山越岭，从蓝田给我带来腊梅、木瓜苗各两枝。她迅速地在我原先的花盆里种下腊梅时，因为是傍晚，不小心铲掉了刚刚露出嫩芽的并蒂莲。我可惜地“哎呀”了一声，她拿在手里仔细瞅瞅，然后大咧咧地接了句：“没事，只要根在，它还会发芽。”果然没几天，那个粗大的根系旁又怯怯地冒出了新的嫩芽。

我信步走到花店，买了一盆风信子。是它召唤春天，还是春天催醒风信子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春天是一个念想，是人心，不是季节；因为有了念想，有了人心，春天来了，什么都会发芽，包括爱情，也包括希望。